



漂泊 的

家園

张昆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漂泊的家园

张昆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漂泊的家园 / 张昆华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222-04022-6

I. 漂... II. 张...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J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5598 号

出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ynm.peoplespace.net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250 千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排版 云南里程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
书号 ISBN 7-222-04022-6
定价 28.00 元

书 名: 漂泊的家园
作 者: 张昆华

责任编辑: 沈正德
装帧设计: 孟嘉福
电脑制作: 窦雪松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尊敬的读者: 若你购买的我社
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
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4864
4191604 4107628 (邮购)

心驰彩云之南

——序《漂泊的家园》

袁 鹰

早春二月，北京尚在天寒地冻时节，接到昆华从遥远的春城寄来的清新的春意，信一开头便说：“昆明早已桃红柳绿，北京还是雪花飞舞。今年您我虽然没有中国作协全委会的聚会机会，但思念也如春天，依然生机勃勃。”信上不只是问好报平安，还说起他的散文和准备出版的集子，说起他同几位文坛前辈的情谊，说到他们近几年都先后远行，涌起一阵缅怀和伤感。抚信遐思，不禁心驰彩云之南，想起一些往事。

说起来是许久以前大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服务的《人民日报》文艺部，就常收到来自昆明部队年轻作者张昆华的诗篇。我们都记得，50年代初短短几年间，云南的金沙江、澜沧江、阿瓦山、西双版纳走出过一批穿军服的青年作家，现在可能会称为“新星”，那时没有这种说法，但是公刘、白桦、彭荆风、公浦……的名字，连同他们出手不凡的小说、诗

歌、电影剧本，很快吸引了读者和文坛的注目。人们都归功于当时担任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冯牧的指导和扶植。冯牧后来调来北京，但是余韵犹存，又一茬文学新军作者跟着走出，昆华便是其中一位，他又是从边防部队战士成长起来的，更受到青睐。当时也有书信往返，但是印象不深。

同昆华第一次见面是在1975年秋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山后，提出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我同正在报社协助工作的沈阳部队青年作者胡世宗一起，去采访云南、贵州境内一段40年前的长征路。昆华到军区招待所来看望我们，那时他已脱下军装，转业到《云南日报》当文艺编辑。交谈之中，我感到他既有无量山兄弟民族的朴实，也还保持军人的豪气。只是当时政治空气扑朔迷离，军区大院内又出了一件令人震惊的案件，我们外来人不便动问，他当然更不敢多谈，但他那热情的爽朗性格给我们留下鲜明的印象。

再见面是13年以后，我们一起受中国作家协会派遣，飞越喀喇昆仑山去访问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我们这个小的代表团，有来自石家庄的20世纪30年代老作家田涛，有来自乌鲁木齐的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阿不都拉·博格达，还有昆华和我，半个月中朝夕相处，倾心漫谈，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一路上，田涛老成持重，阿不都拉有点腼腆，因而在同巴基斯坦朋友闲谈欢叙的轻快场合，就需要能歌

善舞的昆华出场独领风骚了。一曲《小河淌水》，能让朋友们如醉如痴；几段民族舞蹈，又博得他们击节赞赏。可惜伊斯兰国家的宴席上都不准备酒水，否则定会开怀痛饮，醉得东倒西歪的。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昆华就交给我一篇出访巴基斯坦的散文《拉合尔五月鸟语》，很快发表在1988年6月2日《人民日报》副刊上。还有昆华在卡拉奇送我一只碧玉小象，至今仍静静地站在书橱里，一动也不动，悄悄地诉说着对家乡西双版纳森林里的回忆。

此后，昆华同我的交往就渐渐地多起来。除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每年开一次全会上相遇，更多的是书信往还。他写作兴趣广泛。最初是诗，后来就致力于儿童文学和小说。他已出版的20多部作品中以小说居多。我读过他那几部充满边疆风情的小说，从最初的《蓝色象鼻湖》、《不愿文面的女人》、《爱情不是狩猎》到《双眼井之恋》，但我更喜欢他的散文。昆华本人近些年来似乎也更钟情于最能宣泄情愫、抒写性灵的散文。1981年出版的《洱海花》可能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尽管并没收全五六十年代的作品。10年后又相继出版《多情的远山》和《梦回云杉坪》。近年又出版了《鸟和云彩相爱》。他的军旅和报纸编辑生活，他对哺育自己成长的边疆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父老乡亲的挚爱，酿就了浓浓的真情，流淌在字里行间，使人心动，使人陶醉，读过很久，还留在齿颊间，印在心田里。我们

俩都崇敬的冰心老人，历来主张散文的灵魂是真情实感，我不止一次听她谈那些写小花小草，虚情假意的东西使她厌烦。读昆华的散文，无论抒情叙事绘景怀人，都能听到他灵魂的颤悸，都能感到他真情的涌动。你看到的是一个大地之子敞开的心扉，坦露、率真，一览无遗。

昆华的散文有自己的艺术追求而且孜孜不倦。他曾说过总想在散文中追求一种诗意的抒情韵律和小小说的叙事气度，以写作融合这二者的某些特色为自己的文学主张。其实这正是我们民族散文几千年来的浩瀚本厚的传统的组成部分，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到现代，源远流长。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正是大都具有这种艺术魅力，才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百读不厌，回味无穷。记得几年前昆华曾对一位访问他的记者谈到自己创作小说、诗歌和散文时，说过一个比方：如果诗歌是灵感的天空，小说是命运的大地，散文就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长河。这条长河是天空和大地的精气结合而产生的生命与艺术的浪花，流动着情感和美感。这个比方很精彩也很凝炼，比许多评论家的分析似乎更加准确，更加有说服力。

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昆华的第六本散文集《漂泊的家园》。他为我们展示一片新的天地，新的探索，新的追求，新的成熟，正进入收获的金秋。前些天，在电话里同这位

老弟聊了一阵子天，偶然问起他的年龄，他说：“我已经满66岁了。”我十分惊讶：“什么？我还一直当你青年作家呢。”他在电话里哈哈大笑：“40年前的青年作家。想当初你在《人民日报》最早发我诗的时候，不也才是30多岁吗？”是啊，华年远去，岁月催人，不觉都在风风雨雨中蓦然步入老年行列，按现在流行的分类标准，他还只能是“年轻的老人”。而他的心态、他的精气神情依然鲜活旺盛，同“老”字远远沾不上边。他还有既宏伟也迷人的创作计划，要写系列的云南民族文化风情的散文，还要继续写云南的山、云南的水、云南的风、云南的云、云南的人，那是永远写不完的。彩云冉冉，碧水潺潺，那支婉转多情的歌里怎么唱来着？“妹像月亮天上走，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2003年春天，北京



昆华的散文有自己的
艺术追求而且孜孜不倦。
他曾说过总想在散文中
追求一种诗意的抒情韵
律和小说的叙事气度，以
写作融合这二者的某些
特色为自己的文学主张。

目 录

- 1 · 袁鹰 心驰彩云之南——序《漂泊的家园》

上卷 阅读生命

- 3 · 冰心的木香花
13 · 拜访冰心
31 · 送别冰心
36 · 闻一多的歌
41 · 荒煤与阿诗玛
46 · 当《双眼井之恋》获奖
52 · 光未然的昆明情结
59 · 歌声来自延安
87 · 寻呼汪曾祺
90 · 李乔的山上山下
101 · 大海和森林仍在呼吸
106 · 蔡希陶和两棵树的故事
116 · 崇高的泥土精神
122 · 怀念好人洛汀
126 · 到云杉坪寻情
130 · 留住那年秋色
135 · 法国小姐过桥
141 · 春城绿意
148 · 阿猛没有童话

- 156 · 曲江新曲
163 · 金马碧鸡重新走向历史
171 · 艺术的胸怀
178 · 漂泊的家园
190 · 倾听木鼓历史的回声

下卷 追踪绿风

- 231 · 伟人与士兵
249 · 将军登上近日楼
254 · 他就是一首歌
264 · 文学作为军旅的号角
269 · 九十九个红手印
280 · 从高黎贡山到瑞丽江
293 · 曼海桥头的大青树
299 · 木康的眼睛
306 · 孔雀起舞的山岗
323 · 猎虎者的后代
340 · 红杉树
351 · 红豆树
359 · 南溪河畔是青山
365 · 道路通向独龙江

附录

- 424 · I 张昆华已出版的散文集书目
424 · II 张昆华散文获奖的篇目书目

上 卷
阅读生命



读昆华的散文，无论
抒情叙事绘景怀人，都能
听到他灵魂的颤悸，都能
感到他真情的涌动。

冰心的木香花

每年的深秋季节，总有鸿雁往来于奔流不息的长江两岸，于是，那标志着对方华诞的美丽花朵，便相互呈献在我国文坛北南两位老寿星——冰心和巴金的笑颜之前……

那幸运的花朵就是红玫瑰。如此举世瞩目的祝贺礼仪和引人敬慕的情感表达，已经持续多年了。如果巴金送冰心大姐的红玫瑰是95朵，那么冰心送巴金小老弟的红玫瑰就是91朵。这当然是去年10月和11月间的佳话。这两位世纪同龄文学大师的友谊一如红玫瑰那样光辉灿烂而又常开不谢。

可是，冰心老人除了喜爱红玫瑰之外，又有谁知道，她还喜爱着我们昆明特有的一种花呢？

那一年的10月4日，秋高气爽，白云在蓝天悠悠飘荡。当冯牧将由昆明飞返北京的明亮的早晨，我和朋友们到巫家坝机场去送行。我的任务是捧着一束红玫瑰、康乃馨、马蹄莲等鲜花交到冯



牧的手上。

第二天晚上，当繁星洒落在滇池的秋水之上，我与冯牧通了电话。他说，上午他由木樨地去魏公村给冰心老人祝寿。当他献上那束昆明的鲜花的时候，冰心老人十分高兴，她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好像见到了久别的友人。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的盛夏到1940年的深秋，冰心老人在昆明翠湖之滨的螺峰街和滇池东岸的呈贡乡村居住过。冰心老人说，那美丽的鲜花使她想起了云岭之南的彩霞……

我随即轻声地背诵出冰心老人在1982年专为《春城晚报》写的美文《忆昆明——寄春城的小读者》：“对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我的回忆永远是绚烂芬芳的。这里：天是蔚蓝的，山是碧青的，湖是湛绿的，花是绯红的……”

冯牧在电话上连声应和：是的，我也有亲身感受。接着，冯牧告诉我，冰心老人又一次向他提起昆明有一种令她难忘的花，叫木香花，长长的藤子，有敦厚的小刺，叶子很细很密，莹白的花朵一串串一簇簇，淡淡的香气四溢，把春风熏得纯净芬芳，小蜜蜂在花间飞来飞去，是一种既高雅又朴素的花……

冯牧50年代在昆明生活多年，到北京后又常来云南，他说他知道昆明真是花开四季的城市，他能说出许许多多花朵的名字，可就是没听说过木香



花，便问我知不知道这种花——这种在冰心老人的心目中珍藏了几十年的记忆中的花。

我回答说，从冰心老人所形容的这种花来想像，一定是生命力很强的很可爱的花，我应当是熟悉的，可我一时也不能把我认为的那种花和木香花的花名对上号。昆明虽然是我出生的地方，但可能由于对同一种花的花名的叫法不同，我确实说不清什么是木香花……

昆明的秋天是漫长的，绿叶渐渐地发黄，慢慢地变红，迟迟不肯飘落。然而昆明的冬季又是异常的短暂。当北国的海鸥飞临翠湖的堤岸，又恋恋不舍地在滇池的浪花与船帆之间嘎嘎地啼鸣着翱翔，不知怎么的，昆明的春天竟然来的这么快，似乎是在一个长长的夜晚，或者一个匆匆的早晨，各种颜色各种形态各种香气的花便争先恐后地开放了！

我得去打听和辨认冰心老人向冯牧问起的，而冯牧又向我问起的木香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花啊？

首先在冯牧和我都曾经居住过的国防文化宫内的文园寓所的小花园里，接着在小西门口、蒲草田、潘家湾等大街小巷的居民住宅的墙头和倚着栏杆的树蓬上，我看到了与冰心老人所形容的那种十分相似的花。但是这种花，我从小的时候就从妈妈那里知道，是叫小粉团花或者叫藤

木香花



蔷薇，可并不叫什么木香花的呀！

对这种半信半疑，似是又仿佛不是的小粉团花或木香花的追寻和探问，使我披戴着翠湖的波光花影，漫步踏上青石板铺成的小坡，穿过水晶宫巷来到了冰心老人当年曾经居住过的螺峰街。其实这条所谓的街也只不过是一道弯曲蜿蜒的小巷而已。有枇杷树枝伸过门头开着淡黄的小花，有紫红色的三角梅绽放在墨绿色的叶子间，就是没见那种花。问了几位中年人，都摇头不语。再敲门而入，问一位在小院里晒太阳的老人，“您可知道冰心在螺峰街住的是哪间房屋？”那老人捋捋长长胡子回答说：“我只是上小学的时候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可不知道冰心在哪儿住过……”从街头走到巷尾，把我的询问拉得很长很长，仍然没有结果。

第二天，我挤上了公共汽车，从站的菊花村出发，翻越过关上，沿着金黄色的油菜花田野和粉红色的桃花园之间的郊区道路行驶，来到了冰心老人当年居住过的呈贡。步入小镇与乡村接壤的巷道，一股幽香随风袭人，我即刻惊喜地欢呼起来：啊啊……我终于发现了我所要寻找的花。但我不知道把这种花叫做小粉团花还是木香花为好。

田间的栅栏，农家的围墙，井边的凉亭，攀满了冰心老人所说的“长长的藤子，有

